

投繯矣破窻救之且曲慰曰賊尚遠何遽至此氏叱之曰爾主爲國死忠吾豈苟生以貽夫子辱今日之事寧先賊而死母後賊而生遂舉火自焚家人復撲滅之俄取刀自刺其面血滅盈膚衣爲之赤家人知不可奪乃聽之氏偕兩媳女孫奔寓後深澤猶恐屍浮各繫石於襟赴水死婢媵從死者數人邑令張東俊廉其狀申請旌表云

李氏年十八歲係庠生呂洪緒妻罵賊而死

呂氏夫庠生張文芳早卒孀居遇賊大罵而死

蕭氏尹正元妻逆闖踏境同子婦張氏匿枳棘深處
蕭氏被執罵賊不屈欲加之刃張氏躍出大呼曰此
吾姑也吾願代死足矣並遇害

李氏鄉耆尹朝元妻廩生尹奇逢母也陷城遇賊欲
棄其幼子氏大罵曰此吾夫血胤也爾賊何忍遂以
頭觸刃罵不絕口賊怒殺之賊帥亦義之卽殺其賊
奇逢有聞于時

孫氏左文林妻內行貞淑事翁姑以孝聞性喜施捨
人有求輒應門有愧蔭嘗於樹下設茶以飲行旅凡

折薪汲水皆躬自勞苦而不假一手歷三十年得壽
七十三忽語家人曰吾往矣遂閉目跌坐而逝越三
日子左恩左惠猶冀可復生也涕泗徬徨不忍遽殮
夜授縣令蔡公夢曰我某家婦也素行善願歸淨土
兒輩啞啞守吾屍未納于木公盍諭焉令覺走役詢
之良然令謂真坐化者必垂鼻珠汝更審視殺覆言
鼻中果懸珠三尺許令嗟異良久具禮致祭遠近觀
者如堵今猶稱其事云

楊氏左爲善妻善早卒楊誓志孀居有子四人輔璧

輔漢則仲與季也明季大亂楊疾篤賊將至楊謂二
子曰我病不能行自分已死汝輩速去二子曰寧死
安忍離也賊至被執二子不屈賊拷掠欲殺楊杖而
後起厲聲大罵賊怒母子遇害

韓氏辛卯科舉人路充陞妻也十六而歸事公姑極
孝辛巳賊至賊破禹先一夕置酒與陞共飲曰借此
一刻與君訣別泣下沾襟復滿酌以請曰來晨詣母
家以圖一面死無憾矣夫給之曰來日賊未必至賊
至未必死氏正色曰賊至而不死賊去而生猶死也

充賊至而未必生未必生而不死雖死亦辱妾雖愚
必不令君有曖昧完節之妻致我公姑有原情而畜
之之婦也次日往別母家比歸城陷賊劫之氏大罵
曰汝賊也我何人而敢狂言乎異日官兵殺汝曹不
知骨棄何所賊怒箠之欲斃據地罵益烈賊取匕首
刺之氏乃引頸受刃顧婢曹氏曰我死汝可告我姑
及夫庶不相負矣及死不見血屍猶作扼腕若擊刺
狀一賊嘉其烈因貽曹氏金數錠命作斂具仍舉火
焚之柴集屍上勿令露體邑人稱之曰當此禦刃交

加之際能瞑目張膽大聲罵賊斯已難矣况從容素定堅貞義烈出自閨閣中尤可異也

郭氏庠生張範孔妻範孔罵賊死已見列傳城破之先一日謂其夫曰君慷慨義烈吾斷不相負城陷遂先抱石投井而死

吳氏庠生張勸妻生員吳明佐女寇將至誓曰賊至斷不苟生伺間引繩自經家人救免城陷挈一幼女投井中賊引出之乃撞壁碎頭血濺賊衣賊怒以刃刺脇而死

楊氏卒生李又韶妻楊慎修女也城陷被執厲聲大罵賊怒以刃揮之仆地賊以爲死而棄之得不死人敬其全節保生焉

張氏壬午舉人孫麟種妻夫亡年少冰操凜然孝事翁姑麟種弟麟治亦早卒妻呂氏潔志齊操矢素甘貧織紡度日一門稱爲雙節

李氏花隱王玉璣妻也明季寇亂畧許及葛聞璣有幹才先貽以金帛欲收爲用璣欲遷頗以妻子爲念李氏曰名節所關丈夫當決諸懷抱觀君猶有未忍

之色不過以我爲念耳君去我自爲計斷不遺君羞
璣脫身走河北賊至不得璣擒氏詰之氏大罵不告
其處賊怒并其二子磔之後沈宮詹荃有詩弔之見
藝文志

呂氏邑民郭海鯤妻辛巳城陷氏被執怒罵不絕賊
以刃刺其背未殞乃抱其子投井而死

王氏尹貞妻卽別駕奇遇長子無子早卒氏年十九
痛哭曰夫死何忍獨存誓必死家人防之絕食數日

卒

張氏邑民孫希賢妻夫早亡遺幼子奉召家貧無倚
氏勤勞紡績供養舅姑撫育幼子年四十二于明末
城陷死難

國朝

王氏邑民李英妻英死氏年二十遺子汝霖甫四歲
矢志守節孝事翁姑教其子入庠食餼歷四十餘年
樊氏府庠生李毓桂妻明季夫亡遺孤鈞衡七歲時
遭荒亂田產盡廢婢僕皆逃躬自舂汲屢經播遷卒
能保全孤子教誨成立禮部郎中張易賁扁曰奇節

長壽縣志 卷之六
格天有妾郭氏年二十無所出與氏矢同孀居族長
數奪其志以死拒之勤于紡織以資生計皆苦節五
十餘年尤可敬也

陳氏邑民郭養心妻夫亡氏年二十五祖姑九十餘
翁姑俱七十餘遺三子一女皆幼家貧氏躬勤女工
孝事翁姑有強族侵凌感化以德有司旌其門曰節
孝參天享年九十七子二人惠迪惠疇已見孝行

桑氏邑廩生陳明翰妻氏孀居四十八年壽九十五
歲有子二長克岐貢生孫九人長蘊淳拔貢次蘊濬

食餼曾孫十人俱業儒邑人以爲貞節所感

張氏邑民楊存性妻適夫家二年生一子夫亡撫孤
守節壽至八十七歲

路氏邑民李法古妻十八歲夫死守節歷明季大亂
百折不回教育遺子正發邑庠生享壽八十餘歲

韓氏庠生李應賓妻應賓殉節氏年二十誓以身殉
翁姑勸止勤紡織以供甘旨生遺腹子世篤教養兼
至早入邑庠繼爲成均士壽八旬苦節五十餘載邑
令米漢雯旌其門曰晝荻霜操

劉氏邑民程良芳妻芳亡遺二子一三歲一方五月
氏年二十守節無翁姑可倚有兄二俱老無子且家
貧不能顧氏從弟曰鵬相扶辛苦備嘗二子成立邑
令何鼎額爲筠操冰心

董氏王澤遠妻遠無子早喪氏方十八立侄爲子誓
志守節一歲間翁及夫兄俱亡與老姑共守一孤躬
勤紡績事姑育子節堅冰雪

李氏邑民阮文傑妻其夫没于亂遺子三人氏年二
十九與七十老姑雙寡相守艱苦盡歷姑有病貧不

能求藥告天割股以進姑病遂愈撫養三子俱成立
壽八十三歲人以節孝稱焉

薛氏邑民劉紹漢妻夫亡遺子二一五歲一二歲翁
姑已老家貧甚氏念翁姑無倚誓爲守節日夜勤工
以養二親旣孝且慈邑令何隅扁獎曰純孝完貞

萬氏邑民張芳聲妻年三十八喪夫三月生遺腹子
明末遭亂勵志苦節撫孤成人娶媳朱氏其子以病
亡媳年三十三亦于兩月生遺腹子母又以慟子雙
瞽媳茹荼自甘矢志靡他邑令米漢雯扁獎爲一門

雙節邑令何鼎扁獎爲節孝維風

安氏邑紳光山教諭冀養浩之妻明末避亂河朔勤
事緝績奉養舅姑及隨夫歷任南陽以清操佐于內
二十八歲夫亡撫三歲孤子族有欲殄滅其嗣侵奪
其產者氏挺然禦之有烈丈夫風享年五十八已教
成其子入庠家業再振氏之力也次女爲邑庠生左
輔英子妻亦二十而寡苦志守孤人有以節難之者
應曰聊以代事舅姑教不才子成人名節非所矜也
母女同節人皆欽其內教

楊氏邑庠生李芳明妻夫痛父母遭亂而亡遺子長
春數歲氏誓天曰未亡人不死者以有此子在遂六
喪並舉遞遭饑荒日不舉火志益堅雖流離困苦之
際日訓子讀書春果弱冠入庠爲端士邑令何勝光
旌曰霜節撫孤壽八十三歲卒

唐氏邑民左國賓妻夫少亡遺子尚在襁褓志堅守
節繼姑呂氏病危氏祝天割股病旋瘳氏亦無恙人
以爲節孝所感

齊氏邑民耿國英妻夫亡氏年二十四撫三歲遺子

成立不廢家業苦節四十七歲

李氏邑庠生楊文傑妻二十六歲守節上無翁姑下無子嗣祇一女在襁褓志矢靡他依伯氏居紡績自給歷三十餘年人無間言邑令米漢雯旌曰貞潔可風許元卿旌曰栢舟起化

李氏邑庠生馮時昇次子婦二十三歲夫亡無子止二女氏暗室自縊家人救之甫二載翁姑俱亡一家零落氏志益堅立侄爲子苦節四十九歲邑令何鼎扁獎曰筠節維風并加優恤

朱氏邑庠生馬銓妻夫亡遺孤方月餘氏誓天守節
孝事翁姑脩極艱苦歷四十七年邑令何勝光旌曰
孟母齊芳吳泰旌曰冰霜苦節署縣事章貞旌曰節
孝可風

唐氏邑民董鹿鳴妻夫亡氏方少艾二子尚幼其父
兄圖財逼令改適氏誓死不從二子皆成立壽七十
餘歲潔操如冰

孫氏邑庠生楊惺妻順治二年夫亡氏守節事親以
孝撫孤以慈七十二歲以節孝終布政司署巡撫事

郎 賜節壽齊高四字諭邑令何鼎給扁旌表

李氏邑紳候選州判李藍之女爲邑庠生陳星聚長男妻夫亡氏年幼翁姑問其終身氏答曰生爲陳氏人死爲陳氏鬼何必問况有子有女自宜守節教訓子女以報亡夫後翁姑俱亡紡織自贍艱苦異常志無少渝

陳氏邑民陳三梅妻夫亡年二十四歲撫孤守節六
十一年壽八十五歲卒

楊氏邑民張行篤妻二十六夫亡遺子二守節三十

三年撫教成立長子拱邑庠生

朱氏魏喜妻入門甫一月值耄翁疾篤勤事湯藥告
天茹素三年布衣終身又割股以進孝思可嘉鄉人
公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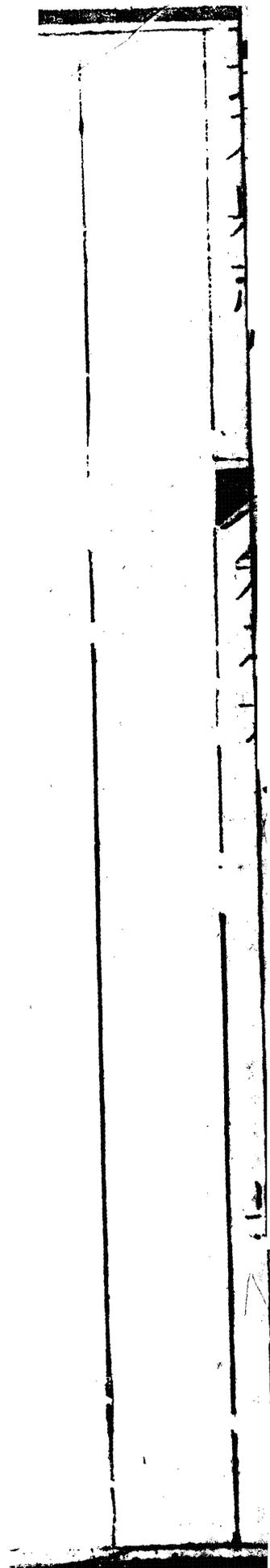
論曰鍾郝二夫人彼此以禮法相重郝不以賤下
鍾而鍾不以貴凌郝人皆難之吾謂其難不在郝
而在鍾威重自異勢位移人君子不免況在閨閣
中耶可謂婦德之冠其間蘭質冰姿固自不少若
邢淑人之矢志明決路韓氏之赴義從容尤足後

先相映矣

人物下總論

德業文章成三不朽之行者已見上卷其品類之不齊或名教攸關性情獨擅何莫非邦邑之光乎仍次于人物亦史編列傳分傳體也依類而序初非有所軒輊于其間蓋鄉黨之榮不殊廊廟山林之樂何似功名遐齡集慶片技傳芳寄跡與安居並樂簪笄與冠佩齊名總屬葛邑之英賢而與德業文章並垂于載者也

長葛縣志卷之六終



長葛縣志卷之十

開封府許州長葛縣知縣何鼎纂修

藝文志上

詔勅

碑記

河洛呈瑞而文明之象肇端於此矣後世聖王致治
宜民莫不興行文教所以文誥不能廢於廟廊而章
程不能緩於郡邑者也惜乎葛邑上而溫綸下而輿
頌他如名賢令宰之紀述毀於兵燹者不知凡幾也
典章之謂何而可聽其與殘煙荒燼俱歸泯沒耶

綴舊聞網羅散失凡恩榮下逮政教流傳者悉爲載述庶幾揚徽音于邦國而存典則于臣民也爲藝文志

漢

褒黃霸詔

宣帝神爵三年

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暗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

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
力田皆以賜爵及帛

明

封城隍制

制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
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
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
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臨四方雖明智弗
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

簡在

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長葛
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于高城深池之
表者世之崇于神者則然神受于天者蓋不可知也
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
睠此縣邑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
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
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邑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

考施行

洪武二年正月

日

明遷學記

大學士賈

詠

臨穎人

粵昔聖王御世所以淑人心而成化理之功者惟學校之教爲大蓋民所由化俗所由成聖王之治實不外此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也四代學制不可尚已降自秦漢下迄近代以還學之興廢靡常治之或純或駁終不古若其有以哉惟我皇朝誕膺景命汎掃中原人文是崇綱常爲治大明孔子之道以淑人心圖化理聿新學制以申教典罔不畢備故額其

徒厚其養領以師儒責以守令重以憲臣人才之成
悉由於此而治化民俗之美亘古所獨盛也猗與休
哉惟許昌之屬長葛爲縣旣舊廟學之遷久矣邇者
蕪陋之甚儒效濶踈邑人尤之率謂當遷第有司因
仍無仰稱德意者嘉靖十有四年歲乙未閩之李侯
鎰由鄉進士來知縣事見廟學卑隘甚非所宜慨然
有改作之志未果會督學憲臣吳公至議以克合侯
卽領之越明年政通人和斯役可舉遂以聞之巡撫
僉義其事尋委通府彭君相之得地治良隅廣延平

止羣情胥協可爲學宮矣侯將戒役州守路侯聞而
嘉之躬詣奠告已乃從事經工庀材考極定位募義
區畫而工肇焉首夫子廟庭起殿廡以及堂齋官廨
門宇丹堊形制舉無不法下而生徒有舍庖廩有次
繚垣植檜越歲乃成足倭前規而改後觀矣釋菜攸
落謂當有紀以示厥後於是諸生蔣紹陳謨李周曹
汝霖等相與至頌以事狀請爲記予惟伊昔聖王設
教必先建學然後立師乃布厥典以爲官守我祖宗
治極精矣惟任治教者之奉行耳顧茲廟學今餘百

年無興之者夫何賢如李侯一旦改圖易地以拓以
闢申於化邑厥功偉哉義士張廷珍捐金三百佐之
已而義捐金者有人用是公私不匱而財自充督責
不煩而民自勸况侯之作縣百度維新率多類是長
葛之政許爲首稱是能祇奉明詔而罔墮厥職者也
侯非良有司哉教諭李君典亦以鄉進士來署學事
暨司訓苑宗學周輓又皆以文學懇懇分教嚴督進
修而諸生痛自刮磨期於大就惟道德是志登科掇
紫固其餘事夫然後知學之興廢在人若有待焉豈

亦有數乎夫人患無志志必有成今廟學儼然師承
不假士際斯會亦何幸耶退而思之業患弗精行患
弗成有司之弗公且明者弗之患焉審若是廟學之
遷始非徒爾其於我

列聖銳意作人以隆至治之意庶幾其不負哉是爲記

遷建學宮文

邑令米漢雯

今縣學卽庠序之制春秋釋奠重師儒率博士弟
子員考德業三年省試所以崇

聖教育人材也行鄉飲酒禮所以示養老尊有德也邦

之教化于是乎興人之觀瞻于是乎肅不鉅且重歟
長葛向稱名邦兵燹之後城社丘墟澤宮鞠爲茂草
我

朝定鼎招徠安集流鴻爰歸今三十年雖元氣尚未全
復然雞犬桑麻浸浸有起色獨學宮日就傾圮棟宇
僅存予下車展謁之次愴然靡寧卽進紳士與爲壽
度僉曰此正邑人之亟欲陳請者學宮建于明萬曆
之季前此科第接踵迨建立于此遂寥寥無幾地旣
湫溢且近城垣豈但狎褻亦疑其地之不靈卽舊碑

願急水厲之言原示後人隨時占驗以圖更遷且也
修葺之費不下改創蓋改卜善地爲鼎新乎予然其
言申請

諸憲臺咸以爲可適縣治東偏官地數畝地形秀發
山環水滙詢之下筮卜筮曰吉問之堪輿堪輿曰臧
然狹隘不能仍舊制士民鄰近者皆願易地他所兼
有所輸卽此見此舉爲邑人所踴躍而從事矣擇期
開工紳士里民願輸者頗衆水源木本之思固宜如
是而能克篤者則可尚也諸好義者卽書名及願助

長壽縣志 卷之十一
之數收發工所功竣勒之貞珉倡繼起而貽令名振
科第而興文教食報正無窮也然此爾士民意也奚
待蕪辭弁冕耶僉又曰分在則然耳然余又不欲爾
邑人過費但嚴冒破遴工匠課勤惰錙銖積之即可
告成勿曰土壤山陵所基弗曰涓流滄海所擇好善
慕義久有同心知不待余言也余亦不致強也

勸民捐輸遷建學宮疏引 邑令米漢雯

宇內三大教儒爲正蚩蚩者每思妄邀福應于釋道
倍易傾信不知

聖教爲禮樂之宗倫常之本人習矣不察漸至蔑儒術
而長異端提撕而庸易之守土者之責也邑有學宮
蓋興賢育材於此是基移風善俗于此是賴所關誠
重試以人情言之孰不欲其子弟之登庸親族之榮
顯乃所冀者在是而崇奉則否不南轅而北轍耶今
學宮就圯本縣詳請 憲臺特爲改建縣治東偏風
水叶吉筮卜僉從是舉也誠不朽之鉅典也第工用
浩繁除本縣捐俸紳衿好施外仍不敷用所望爾民
共襄盛舉爾旣知神道設教之宜崇復于斯文名教

之是篤其人必敬畏存心而悃淫是戒者也余之所
樂予也願助諸人列名于左工成勒之豐碑傳之不
窮異日者或爾子若孫奮跡雲衢策名天府後之覽
者曰夫夫也固篤志儒宗而有功庠序者宜其食美
報于奕禩也固不休歟是舉也誠不朽之鉅典也夫
興在必興自我倡之願或不願不爾強也然樂善者
人之同心余又可必矣

重修長葛縣學碑記

邑令何鼎謨

學校政本也養士以儲才明倫以章教敦詩說禮以